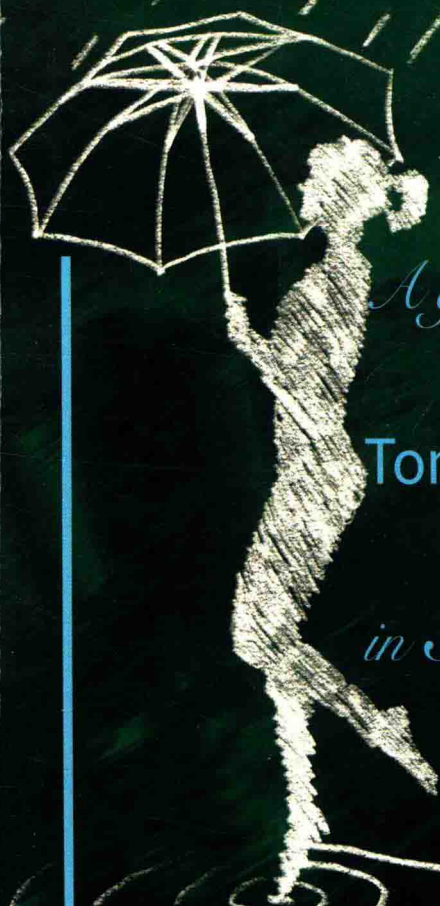




A girl called

陈姿羽
著

Tonghua

in Shanghai

上
海
童
话

上海
海
童
话

陈姿羽
著

A girl called

Tonghua

in Shangha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童话/陈姿羽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321-6116-4

I. ①上…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78031号

本书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选题项目资助

特约编辑: 郑宗培

责任编辑: 林潍克

封面装帧: 钱 祯

扉页图案: 沈雪江

书 名: 上海童话

作 者: 陈姿羽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3.25

插 页: 2

字 数: 329,000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116-4/I · 4885

定 价: 37.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第1章

“上海，你好！我来了，魂牵梦绕的上海，我终于来了！”

大巴腾云驾雾般地从高架向地面俯冲，童画感觉像是飞进了眼前一幅巨大瑰丽的油画里。

有点不像真的。

童画带着妈妈给她装衣物的旧皮箱，从苏北老家坐着长途大巴哐铛哐铛地往上海开。经过半天的路程，终于到了上海。车子一进入市区，司机便向大家打招呼，说要赶时间去外白渡桥北桥堍下送批水产货，得弯到外滩走一趟。

车子驶上延安路高架，一路向东疾驰，车窗两旁不断闪过林立的高楼大厦。童画贴着玻璃窗，好奇地望着这座庞大的城市，两边高楼有的像一把矗立的剑直插云霄，有的顶部如巨大的王冠，闪耀在夜空中，参差有致，造型各异，不像别的城市尽是一些四四方方的麻将牌式的建筑，像军队营房令人乏味。

突然，司机粗嗓子喊了一句：“大家看这‘亚洲第一弯’，壮

观吧！”

话音刚落，车子便顺着高架匝道的弧线优美地向左打了一个弯，直冲下去，像坐过山车一样，从高架滑向了地面，前方视野豁然开朗。车速渐渐减缓，只见下匝道密密麻麻一片亮着刹车灯的红色车河，不见尽头地向前流淌。从此处的高架望下去，外滩风景尽收眼底，似乎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观景点了。九十度的弯道，带给人们乍现的美景，“亚洲第一弯”的景色太美，司机为让乘客一饱眼福，有意地放慢了车速，让大家尽情享受这难得的视觉美感。

果然不虚此名，眼前的景色让童画惊呆了。

她俯瞰两边，一边是波光粼粼、倒影斑斓的黄浦江，对岸是一眼就可认出的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金茂大厦，另一边是一溜排灯火辉煌的万国建筑群，似珠宝缎带，流光溢彩，又如一幅色彩浓烈、气质明艳的绘画在童画眼前飞快地展开卷轴。黄浦江边，从南到北绵延几百、上千米的万国建筑群在灯光的照耀下千姿百态，一座座欧式建筑错落有致，光芒四射的尖顶圆穹交错更迭，像皇冠上的宝石一般造型各异，绚丽夺目。外滩宛如一位头顶皇冠颈佩珠链的盈盈少女，摇曳着身姿站立江边向你迎来。

沉醉在这如梦如幻、落英缤纷的美景中，她突然有了以前看的电视剧《上海滩》中十里洋场的感觉，原来老上海的繁华经过岁月的洗礼仍然依稀可辨。一路看去，这个老牌的金融一条街，沿路的建筑要么是银行总部，要么是证券公司、金融集团，一个个国际知名公司的 LOGO 霓虹灯闪烁夜空。这些公司的名字，曾经多少次闪现在童画求职的理想里啊！

这个梦一般绮丽的城市，在童画的记忆中，以前关于她的影像都是从影视、明信片里得来的，虽然这些场景已经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但隔着一层，触不可及，只是一个从小到大理藏在心中的美丽倩影，而此刻，这一切近在眼前，抬头就可以看到，伸手就可以摸

到，移开车窗，飘入的空气中也仿佛流淌着繁华的味道。

这时，浦江对岸陆家嘴摩天大厦的楼顶上齐齐亮出了激光灯，绿色、黄色、蓝色、红色……炫丽的光束直冲云霄，在黄浦江两岸来回投射，各式现代和古典的建筑交相辉映，霓虹交错，光影恢宏。东方明珠和临近几座大楼的幕墙上随着激光灯的节奏不时打出“I ♥ SH”和“我爱上海”的大红字样。

目不转睛地盯住这一切，才让童画感觉不是在梦中，而是确实地来到了上海这片土地上。熏人的风，华美的影，在童画面前掠过，她紧握皮箱的把手，像是紧握着她梦寐已久的上海。

从小她就幻想有一天能到上海来，找份体面的工作，在这里立足，干出一番事业。然而不知怎么，此时的童画心里却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酸楚和惆怅。这里的每一方美景，每一寸繁华，是属于上海的，与她这个外来者还没有一星半点的关系，至少是现在。唉，同在一片阳光下，她远在苏北的家乡，却是那么的落后，那么的单薄，那么的闭锁，失落的情绪瞬间弥漫了童画的周身。

抬头望着黄浦江上的夜空，童画不禁问自己：上海，会有我一块小小的天地吗？

这年初夏，童画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后，便回老家去看望体弱的母亲。自从父亲不幸早逝后，为了生计，母亲在老家开了个小缝纫店勉强过日子。离家赴上海前，舅舅给了童画 2000 元钱，叮嘱她在上海好好找个工作，为母亲、为家庭争气。母亲执意要送童画到去县城的小巴车站。

童画老家的村子在苏北水乡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上，大概是村里大多数人家都与上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之故，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俗称这个村子为上海村。从村子前的公路，经过一棵歪脖老槐树，越过一座石拱桥，就到了镇中心。

这条路童画再熟悉不过了。小时候，它是一条铺满青石板的

小路,多少次骑在父亲的肩头,抱住父亲的脑袋,跟着闹哄哄的人群,一起去看露天电影;上学了,妈妈给童画扎个羊角辫,表姐领着她抱着小板凳去上幼儿园;春天的时候,放学回来,折下路边嫩绿的柳枝,编个花环戴在头上;冬日下雪天,很冷很冷,表姐和她伸着冻得通红的小手,在路边堆雪人,小河结冰了,冰层厚得可以走人,但是很滑溜,童画站在上面动不动就会跌跟头。

长大后,这条路变成了水泥路,露天电影没有了,冬天也不冷了,河面结的冰再也不能走人了。父亲走了,母亲也老了。从这里,多少人家的孩子出去读书求知识;从这里,多少青年男女背井离乡打工谋出路。渐渐地,村子里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镇上原来宽敞的街道被两旁新盖的旅社和商店门前设摊挤得乱哄哄,小时候常常去开六一晚会的影剧院也荒废了,学校原本高大的围墙一瞬间似乎变得矮小破旧了,一切都变了。她依稀还记得,父亲曾给过她一册《孙子兵法》,让她有空就读读。她当时很奇怪,父亲为什么让她一个女孩子读兵书……

一路上,母亲泪眼婆娑,絮絮叨叨地叮嘱童画一个人在外要注意身体,不管怎样一日三餐都要按时吃,衣服多穿点,不要感冒,到了上海要给家里报平安,等等。到了车站,母亲送童画上车,一边抹泪,一边把一个旧皮箱递给她。

这个皮色泛黄的箱子是个老古董,多年前陪着父亲往返上海读医、行医,现在又将陪着童画重返上海。长年累月的奔波中,这只箱子已经很旧了,还缺了一个包角的铜皮,但是因为是父亲生前的爱物,母亲一直保管得好好的,轻易是舍不得用的。

童画不喜欢这个旧皮箱,因为这个箱子对于她的意义,并不是旅行和快乐,而是一次次的离别和奔波。在她的记忆中,开诊所的父亲只要一拿起皮箱出门,就要离开好些日子,她和母亲的日子就难过了。小时候,童画一家和爷爷、叔伯大家族住在一起,不知

咋的，“外来人”母亲常常受到叔伯妯娌的白眼和歧视。父亲不在家的时候，这种排斥尤其厉害。

爷爷年轻时开过私塾，文笔书法都好，四邻乡亲平日的家信都来找爷爷写，一到春节，来求爷爷写春联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在爷爷的熏陶下，父亲的书法也写得很好。从童画记事起，临近过年，满院子的大红春联挂得到处都是，梨树上，桃树上，橘子上，八仙桌上，椅子上，院子里的空地上，铺得满满当当，都是爷爷和父亲给各家各户代写的。春节就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是童画童年时的记忆，她从小喜欢在这一堆春联丛中玩耍，爷爷也乐得给小童画一支旧毛笔，让她在几条裁切剩下的红纸边角料上乱写乱画。

爷爷说童画聪明伶俐，喜欢教她书法，指望她将来长大像男孩一样有出息。母亲出身寒微，被认为和父亲门户不相称，但父亲喜欢母亲，不同意爷爷早就给他安排好的婚事，硬是自由恋爱，娶了母亲。苏北方言称不听话的儿子是“忤逆子”，父亲在爷爷眼里就是这样的“忤逆子”。母亲来到这个大家庭就一直受到冷落。父亲在，她们还有个庇护。父亲一不在家，冷言冷语就不断袭来。

临走的时候，童画看了一眼东边的院落。院子里的几间房子门上都上着锁，蒙着灰，蛛网密布，看来是很久没人住了，屋前的梨树也死掉了，只有几棵桃树还活着。那里是她童年住过的家，爷爷、大伯、二伯和她们一家聚居在这里。小时候，童画觉得祖屋的房子好高大，可是随着自己的长大，这些屋子却变得越来越矮小了。

父亲从上海学医回来，爷爷拨了西厢房给他开诊所。诊所开张的第一天，爷爷给父亲写了两幅字，一幅是“妙手回春”，一幅是“巧起沉痾”。

童画家乡最流行米芾和文徵明的书法。学校里教书先生尤其是语文老师必须写得一手好字，不然无法服众，偶尔有字写得不好的，便是一桩极大的耻辱，被人嘲笑，说他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

字写得好不好,这在苏北是一件大事,单凭书法优劣便可以给人定高低。妇孺老幼都会评价,连不识字的田间妇人仅看字的形状就能知道谁写得大气谁写得拿不出手。有个丈母娘偶然间看到准女婿的字写得像蚂蚁爬,认定这个人没啥出息,立即退婚。

字写得才好威望高。爷爷的字飘逸俊朗,他临米芾的《蜀素帖》尤其好,下笔明快,一气呵成,写的横折弯钩侧锋潇洒。在小学的书法课上,童画不大喜欢字帖里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楷书,总觉得他们的字刻板,不灵动,大概也是从小看惯了爷爷和父亲米芾字体的缘故。

童画的家乡重文不重商,崇尚埋头读书,循规蹈矩,外乡人说他们有点迂。爷爷很不喜欢这种说法,他不希望子孙死读书,变成愚钝的人,所以写下“妙”和“巧”字勉励童画的父亲。村里的杨木匠用桃木做匾,将字精雕细刻在匾上,敲锣打鼓送过来,挂在诊所墙上,庇佑四方。

桃木辟邪。镇上喜桃树,尤其是上海村,家家户户都种桃树,生产队还有几片桃林。每年三月,桃花烂漫,一派生机盎然。

镇上的生活离不开两家人,一家是童画家,看病抓药,另一家是杨木匠家,添喜消灾。杨木匠一家祖祖辈辈以桃木工艺为生,桃木牌匾、桃木摆件、桃木印、桃符、桃木梳……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桃。镇上哪家有大事,会向杨木匠订做桃木牌匾;哪家添了宝宝,会向杨木匠讨个桃核,戴在宝宝手腕上,驱散妖魔鬼怪,保佑宝宝不生病。一般人家只是将桃核打磨打磨,穿个洞,系上红丝线。讲究一点的人家,则会特地请杨木匠雕个图案,比如宝宝的生肖、十八罗汉、八仙过海、鲤鱼、花篮等。童画小时候,父亲给她手上戴个神仙,脚上戴个桃篮,另配了开口虎头铜铃铛,走路学步叮铛作响,大老远就听到,不会走丢。这些桃核自从戴上孩子手后,洗澡睡觉都不摘下来,一直戴到六七岁。

然而，杨木匠家最出名的还是桃木梳，他们家做木梳可是有上百年了，从他太公起就开始做木梳，传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一间房，一个三脚马，一把锉刀，杨木匠正拿着一小块木头来回磋磨，这是童画小时候常常看到的情景。每次看到杨木匠，脑海中总是回想起一首歌：

小木梳，两头弯
闺女嫁到陈家湾
一梳永结同心佩
二梳富贵不用愁
三梳儿孙满地走
四梳五子来登科
五梳出门逢贵人
六梳无病又无忧
七梳年年行好运
八梳孝敬好爹娘
九梳吉祥样样有
十梳夫妻到白头

村里每户人家结婚总会到杨木匠家订做一对桃木梳作为喜梳，这是新娘子在被新郎接亲出门前，喜娘为新娘梳头时唱的歌。只要是结过婚的女人，每个人都有杨木匠家的梳子。

杨木匠钦佩童画父亲的医术，所以将桃木匾送来贺喜。诊所开张后，四邻村落和镇上的人都来找她父亲看病。这个时候是童画童年最快乐的时光，每天总是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然而这样快乐的日子没有几年就戛然而止了。童画一辈子都记得那年深秋那个凄惶的夜晚。因为，那一晚，父亲去世了。

不久前,父亲在一次深夜为紧急送来的身患脓疮的乡邻动手术时,不幸划破手指,受到病菌感染,得了败血症,高烧不断,那一夜被救护车送往县人民医院。敲门声、脚步声、马达声、尖叫声、哭声……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终结了童画快乐的童年。

父亲再也没有抢救过来,永远地抛下了母亲和年幼的她。后来爷爷奶奶也相继生病去世,家族大权落在大伯二伯手里,童画她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了。叔伯妯娌生怕母亲分他们家产,说母亲是“扫帚星”,把父亲克死了,硬是把西厢房收回,逼她们孤儿寡母搬到院子外面的小破屋住,死活不管了。

院子里,常常宴客、会媒、打麻将,传来阵阵笑声,而院子外面,却是凄凉苦楚、无依无靠的母亲和童画。父亲在的时候,家里总是门庭若市;父亲不在了,渐渐变成门可罗雀。虽然父亲是为乡邻做手术不幸去世,但没过多久,这些事情也渐渐被人淡忘了。

那间小屋人迹罕至,再也没有人来看望她们了。没爸的孩子,这是小朋友背地里称呼童画的口头禅,他们欺负她家里没有男人,嫌弃她的不幸,怕沾上晦气,不帶她玩。童画多么希望有个人站出来保护她们,可是没有,一个都没有。她变得自卑而寡言落寞。母亲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整夜失眠,半夜到河边哭,得了神经衰弱,动不动就头痛。

童画虽然人小,没有力量改变什么,但从这时开始,她心中牢牢记住父亲生前的一贯教导,刻苦奋斗,努力学习。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童画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夜深人静时,对着父亲的照片,默默地念给他听,“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这句话是父亲当年到上海学医时寄回的家信中写的,她也要沿着父亲的足迹到外面闯一闯。

四年前,为了学费和生活费节省点,童画犹豫了很久,最终划掉了高考志愿书上已经填好的复旦大学,把一所二线城市的大学

写了上去，一转眼很快就毕业了。

毕业前的散伙饭，大家都在诉说着离情别绪，喝得酩酊大醉。很多同学留在了苏州，一些胆大的选择去深圳、广州，胆小的决定回老家发展，还有几个和童画一样想到上海去。有的同学平时很腼腆，散伙饭上却突然天性解放，喝完酒又唱又跳，拉着每个同学诉说个不停；有的即将劳燕分飞的情侣们，女孩子抱着沉默的男友痛哭；还有的男同学猛灌自己不少酒后，被几个死党推到暗恋的女同学面前，借着酒劲表白：“其实，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

空气中弥漫着前途渺茫的不安，大家都在肆意挥发着青春的挣扎和冲动，又哭又闹，喝得东倒西歪。只有一个同学很高兴，那就是余佳莹，因为她终于可以回到她的上海了。佳莹是上海人，和童画一届，两人是闺蜜。童画读国际企业管理专业，佳莹念播音主持，本来她们不认识，是选修同一个英语口语班认识的。佳莹在这一届很出挑，因为她是上海女孩，穿着上时尚精致，甩出同校女生一大截，符合人们对上海女孩的一切幻想。她当年没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只好屈尊来到了外地大学。这四年来，她每天盼望的就是早点毕业回上海。童画也没哭，然而她也没有多少高兴，只有满心的坚定和期待。因为她的全部心思都去了上海，她的梦想在上海。

现在，真的到了童画向往的上海，以前无数次在梦中幻想这个城市的种种，就像见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前，已经听很多人描绘过她的美貌，到了近前，竟发现她比想象中更华丽，更优雅，更精致。

小时候，舅舅骑着一辆上海凤凰牌自行车把舅妈娶进门；父亲给母亲买的上海蝴蝶牌缝纫机是家里值钱的宝贝。每到夏天，童画就巴巴儿地扒着这台缝纫机的盖板，够着脖子往上看，因为母亲会在三伏天给她做漂亮的“的确良”花裙子。父亲从上海给母亲带了一盒雅霜雪花膏，鲜黄色的外包装，绿色的小陶瓷瓶上一束鲜艳的菊花，“如花似玉”——多少女人心向往之。打开瓶盖，文雅的香气

扑鼻而来。母亲舍不得用，一直等到冬天，才会拿出来，擦得干干净净，放在雕花的木质洗脸架上，洗完脸后抹一些，有时还会抹点在童画脸蛋上，边搽边笑说，“搽香搽香，这下臭丫头变成香姑娘啦！”那个时候，村里的大多数人家还只能用得起便宜的蛤蚧油。

在童画的记忆里，家乡到处都是“上海”的影子：家家户户的家具上刻着“上海 shanghai”的汉字和拼音，成为一种时髦的象征；邻居大强哥会在他刚过门的新娘子床头柜上放一瓶上海产的百雀羚，那是一只瘪瘪的蓝色圆形铁盒子，揭开一层银箔纸，闻到一阵馥郁的香气；等到大强媳妇生了小宝宝，她婆婆会乐呵呵地买来上海产的蘑菇头孩儿面大王给宝宝抹脸。虽然童画不喜欢父亲提着皮箱出门，可是她喜欢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大白兔奶糖，还有很多飘着墨香的上海出版的世界名著和连环画小人书。

记得村里最老实最不敢在众人面前说话的小娟姐去上海打工，回来时打扮得时髦洋气，像变了个人似的。一群小姑娘围上去，听她讲上海的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多么漂亮。童画仰头好奇地看着小娟姐白白的脸，去年冬天，她的脸上还有两块紫色冻疮，皴裂了，去了上海一年，怎么变得这么细皮嫩肉？上海有什么魔力啊？夏夜洗完澡后出来串门的小娟姐，身上散发出一阵阵甜腻腻的香气，小不点的童画挨近她，痴痴地问是什么香味，小娟姐说那是在上海买的法国香水。

那个夏天，那股粉粉的香气，似乎总是萦绕在童画的身边，每当这个时候，童画总是充满了欢乐和梦想，喔，——上海！

还记得小时候，正值电视剧《上海滩》风靡全国，女生都学冯程程梳麻花辫，同桌的男孩捉弄地揪着童画的辫子，说他是“许文强”，要与天天找童画一起做作业的同学“丁力”决斗。两人打赌说谁先带童画去真正的上海滩逛一逛，谁就是童画的男朋友。多年后，“许文强”他爸不让他读书，把读高中的他喊回家摆摊当帮

手卖猪肉，而“丁力”也到深圳去打工了。他们都没有兑现小时候的诺言。读大学时，童画有一次回老家，在菜市场光顾了一回“许文强”的猪肉摊，变得膀粗腰圆的他一看见童画，慌忙扔下手中的肉，害羞地慌不择路，躲闪得不见人影。

儿时的伙伴大多背着行囊去南方打工了，他们有的做了保安，更多的是到某个台商开的电子厂或服装厂做了流水线上的打工仔，也有的去建筑工地做了农民工，后来听说其中最走运的一个是当年班上成绩最差的男生，他承包工地的脚手架发财当上了小老板。童画每年暑假回去是见不到他们的，只有寒假时春节到了，才会看到他们提着大包小包挤火车转大巴赶回家。

过年回家的“丁力”染了黄黄的头发，烫着陈奕迅的发型，打着克罗心耳钉，外套一件花皮夹克，威风地在镇上几个发廊里“流窜”。他从深圳学了理发手艺，镇上的理发师都想请他露两手，学一学香港最近流行的潮流发型。童画在理发店里剪头发，刚好从镜子里看到“丁力”走进来，他的样子很陌生了，像发廊里常常看到的杀马特，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追着要童画帮他做作业的男生模样了。老同学相遇，尴尬地寒暄了几句，就没有什么好聊的了，留下几许说不出的难过。

他们都忘记了曾经的上海滩，只有童画，天天捧着张爱玲的小说，痴痴念念地从来没有忘记过上海，“上海”这两个字，像隐藏在她身体的某个角落，甚至已经是身体的一部分了，动不动就会在她的脑海里神游，难道——童画被冯程程附体了？

不。

因为童画是上海村的女孩，上海村的人都有一个上海梦。在世世代代的苏北人心中，上海是一块富足、繁荣、文明和洋派的土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苏北人涌进这座城市，有的人发达了，有的人又落魄地回来了。

村子里的人到上海谋生无非是这几个途径,要么是去投亲靠友,要么是去打工或做点小买卖,而童画只有高考这一条路。因为成绩优秀,童画被选拔到省城重点高中读书,她还记得当年从省城回家参加高考的情景,那场景真是终生难忘。如果说小时候院子里的春联是一片红色喜气的海洋,那么家乡的高中就是白色恐怖的世界。学校大门、围墙、教学楼、宿舍楼、教室里都贴满了大幅的白底黑字标语,上面写着“高考冲刺倒计时 X 天”、“知识改变命运”、“扛得住扛,扛不住死扛”、“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提升一分超越千人”、“今日埋头 明日出头”、“要成功 先发疯 下定决心往前冲”……走进教室,看不到人脸,只见每张课桌上堆得高高的试卷和教材,所有的人埋头在试卷的小山当中奋笔疾书,只能看到黑黑的一颗颗脑袋。

童画从这条千军万马的独木桥闯了过来,想去上海读大学,然而在填写高考志愿的那天晚上,村里的梅梅回来了,她来童画家看她,见到童画写下了上海的大学,一脸忧愁地吓唬她,上海的开销太大了,不是她们家能承受的。梅梅是童画小学的玩伴,她从小喜欢穿衣打扮,读不进书,成绩常常是班级倒数,数学考试时不时还会贡献个“大鸭蛋”给她爸爸。只要梅梅爸爸想揍她,就口中念念有词地把童画这个“别人家的孩子”搬出来教训她。

因为童画,梅梅挨了不少打,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她们成为好朋友。小时候,两人常常结伴到村南的小河边玩,她们最常玩的游戏是喂小鱼,各自从家里偷偷抓一把米放在口袋里,到南面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约摸隔一米并排站好,一起往自己正前方的水面洒米粒,看谁的米粒引来的小鱼多。

小的时候,河水还没有污染,河边的水草和水里的鱼都看得清清楚楚。米一洒,小鱼快速地游过来,渐渐地形成一个鱼窝。她们有的时候把米一把扔出去,有的时候分几次扔,比赛看谁造的鱼窝

大。那个时候的鱼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有昂刺鱼、虎头鲨、鲫鱼和黑鱼。看鱼儿们吃完米渐渐散去了，童画和梅梅就坐在小河边聊天。

梅梅最大的愿望是不再读书，不再被父亲打，去大城市逛逛，当个餐厅服务员什么的。童画的愿望也是到大城市，可是她不想当服务员，想继续读书。后来梅梅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跟着表姐去广东打工，成功地实现了她的愿望，当上了一个服务员。这几年又转战到上海，用赚的钱给她爸爸盖了楼房，她爸爸再也不打她了。回乡的时候，梅梅神采飞扬，已经代替当年的小娟姐，成为上海村里新的时髦人物。

听着见过世面的梅梅的忠告，看着母亲担忧的脸，童画哭了一个晚上，只好不情愿地把志愿改成了另一所二线城市的城市大学，这成了她心中最大的遗憾。所以，大学毕业后，童画一定要到上海去闯荡。

童画当然要来上海，因为除了小时候的梦想，上海还有她心中的他。毕业前，让童画和上海有了更深一层连接的，是世辉。现在，童画的心里想着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

好久没见，世辉还好吗？他想我吗？心里涌起无尽的思念，窗外的夜景渐渐模糊，仿佛车窗上都是他英俊的脸庞，忽远忽近地向童画迎来。世辉是上海人，是童画大学的师兄，比她们早几届毕业，当时在苏州找了个工作。世辉的要好同学留校当了童画班上的辅导员老师，世辉有空便常常回母校去看他的老同学。

还记得大四上半年校庆联谊舞会上，童画坐在一堆拥挤的女生中，世辉在人群中一眼看见了她，伸出手想邀请她跳舞。世辉一米八三的身子，一双眼睛大而深邃，透着一丝淡淡的忧郁。旁边的同学开始起哄，把童画和世辉推进了舞池。

那时的世辉充满青春激情，像一匹骏马。他不大会跳舞，童画

也不会，她慌乱地往后让着，大家胡乱踩着脚步，羞涩地笑着。世辉打听到童画的名字和专业，以后便不时地跑到她晚自习的教室，早早地占了座位，他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地把饮料准备好，等童画来了就给她，然后坐在邻座陪她一起看书。

上海的男孩对女孩子非常体贴。世辉工作的地方离童画的大学很远，可是他只要有空，总是会在上班前买好早饭，两个菜包加一个鸡蛋，七点钟准时送到女生宿舍楼下。同寝室的女生打饭时经过楼下看到他，每次都会羡慕地回来告诉童画“你的七点钟来了”，于是她便飞奔下去。他们一起骑车游校园，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吃晚饭，那是毕业前多么甜蜜又短暂的青葱岁月。

因为不久后，世辉的家里出了状况，他妈妈患了癌症，需要住院治疗，而他爸爸并不在意，常常不回家。世辉弟弟技校毕业后，在理发店当学徒，都顾不了妈妈。世辉辞了苏州的工作回上海，先把母亲安顿进医院，然后在一家外贸公司谋到了会计工作。

世辉有空的时候，会坐火车来苏州看童画。每次都是在校门口的麦当劳里选个角落的位置让童画坐下，世辉买杯可乐，坐在她对面，看着童画吃完巨无霸，再把她送回学校，一直送到宿舍楼大门口，看童画走进去，他才放心离去。有一次，世辉回到上海后，发觉身上只剩三十几块钱，夜里打车很贵，他只好走了大半夜，从市区一直走向普陀的家里。外地很多人都说上海男人小家子气，他们不知道重情义的上海男人有多好！

心里想着世辉，终于熬到司机提醒大家车子进站了，童画朝四周看了看，这里不是什么灯火通明的正规汽车站，而像是个临时停靠点。车上的人纷纷站起来，从座位底下、行李架上拿出大包小包的行李，往车门挤。童画邻座是个在上海打工的老乡大嫂，上车的时候，妈妈买了一袋橘子给童画，分了几个给这位大嫂，托她路上照顾一下童画。大家拥挤着下了车，大嫂取了行李后，给了童画一